

江

湖

四
部
曲

山河雲影

蒲雀飛

關於江湖

緣起於2000年，
隨著當年網際網路興起而匯集了一群嚮往著
「強中自有強中手、一山還有一山高」快意恩仇的武俠迷，
期盼在虛擬網路國度中共同打造一個「江湖世界」
——完全可由武俠迷自行創造人物角色、自由發揮的江湖舞臺。
筆者將大家所扮演之角色歷程撰寫成一部永續的武俠長篇小說，
虛擬轉化實體出版成冊，成為日後回首江湖路時最美的回憶。

當您翻閱【江湖】小說時，
不僅可以只用旁觀者的身分來閱讀這江湖故事，
亦可創造角色闖蕩這虛擬世界，並與嚮往的人事物互動交流，
更能自己創造、改變未來故事走向，進而主導成為當代風雲人物！

願在這無限想像的江湖虛擬舞臺上，
可以讓更多人嘗試扮演更多的角色、創造出更多經典人物、
流傳更多精彩的江湖傳奇，一圓大家心中的「江湖夢」！



主筆序

當我得知四部曲將啟用新的規劃，以團隊創作的方式撰寫正史時，我便不自量力地申請加入正史小組，也很幸運成為小組成員。正史小組的運作，讓我們能收集到更多的遊戲素材，將事件搓揉成正史便是我們的工作，我與離紫歌、洪哲、芙湘、洛書、霍言奪、印隱衣共同創作完成江湖四部曲：山河雲影，我們每個人對四部曲的貢獻相當，我忝居主筆，寫下此序，帶領大家進入四部曲的江湖世界。

天下五絕的故事分別在前幾部曲中寫下各自的結局歸屬，四部曲接續著独孤客的螯郎大計，帶出黑暗王朝不為人知的新章；有人為情，有人為民、還有人只為利益，他們的故事讓江湖掀起一波波的浪花，四部曲便是描述著這些故事劇情，他們的行為或多或少對這片山河起到作用，促使朝廷對此有所行動。三部曲期間新增的反派NPC系統在四部曲中得到很好的利用，楊蒼作為朝廷猛將，會如何對付江湖人士便是一大看點。

武俠小說中朝廷大多是充當對立面的角色，三部曲中設定的朝廷架構為四部曲奠定基礎，並替皇帝、二王爺等角色賦予面孔，但四部曲中玩家們替這些皮囊注入生命，讓我們對有四部曲結局大致的規劃。三部曲中的二王爺是野心與忠心相互交融的江湖風波幕後推手，

在四部曲中正史小組豐滿了他的劇情與性格，讓角色得到進一步的昇華，再加上玩家們設計並演出刺殺二王爺的劇情，更是讓二王爺的故事劃上堪稱完美的句號，二王爺之死也導致朝廷的平衡偏移，讓江湖局勢與此代王朝的未來發生劇變。

三部曲中的反派刻劃相當精彩，但四部曲中也不乏有精彩演出的反派，例如捏他敵無涯的假會長敵無崖，敵無涯手下的忍者服部佐介，甚至是市集中真身不明的死士殺手（雖然我們有得到犯嫌的自首，但小組並不會說出去，我會將祕密帶進棺材，除非懸案曝光），同時四部曲中也添加了立場不同的碰撞，不夜星河·暢弈坊的幫會齊聚，雖為小組原創劇情，但其中的幫會師門摩擦，卻是源於遊戲事實，甚至小說劇情僅能仿創一部分，其中的高潮迭起恐怕只有身歷其境者才能體會。

我很喜歡玩家們腦力激盪，我認為這樣的靈光乍現才是創作的精髓，四部曲並不屬於我，屬於每個經歷它、創造它的人，它的軀體脫胎於江湖RPG，它的靈魂內在是其中的玩家們共同賦予。我很感謝組員們給我這個機會，讓我成為主筆，讓我能完成我一生難忘之作，也願所有闖蕩江湖的人們都能從中得到一些收穫，江湖之大，我們總會在某處相聚又別離，但總有人回歸、有人等待、有人初來乍到，江湖RPG陪伴著你我，締造回憶，讓江湖走向更遠更遠。



蒲雀飛

主筆序

序章	
莽漢亂法	1
前朝今朝	3
日曜祕行	4
春雨霹靂	6
山河無常	8
刀下落櫻	9
血染飛花	1
風起濁世	2
皇血迷離	4
狼子野心	6

1	1	1	1									
6	4	2	1	9	8	6	4	3	1			
7	7	9	5	8	2	4	7	2	7	6	2	



目錄





幕後花絮
江湖正史小組團隊

幕後感言

滴水狂瀾
暗箭夜來
驚雲擾河
血薦證心
秋夢寂寥
雲影復歸
酒過三巡
棋峙天下

3	3	3	2	2	2	2	2	1
6	4	2	9	7	5	3	1	8
3	4	0	5	9	9	6	8	4

序章

秋風瑟瑟，草木黃落。

「咳、咳咳……」寢宮內傳來微弱的咳嗽聲，躺在明黃床榻間的青年是當今聖上，他自幼體弱多病，終日臥病於床，即便想靠著求仙慕道再拖些時日，看來還是快到頭了。

鏗！鏘！

大殿另一側的庭院裡，一大一小兩身影正在進行劍術教練。但擔當教職之人顯然毫無力道掌握，數次震得孩童雙手發麻，劍已不知落地了幾回。

「鳴……」咣噹一聲，劍再次落地，但這次那人沒有停手，長劍直往稚童刺去。霎時間，第三把劍由側邊竄出，猶如銀龍——不，猶如銀蟒纏住那充斥敵意的一擊，雙劍交擊所發出的刺耳聲響令那孩兒雙手掩耳躲至一旁。

「楊蒼你幹什麼！命你教授小皇子劍術，卻如此不知輕重，若皇嗣有損，你該當何罪？」替皇子接下一劍的乃是皇親國戚——二王爺，他大聲怒喝道。

「微臣該死。」楊蒼立即跪下，不過在他低俯面地的臉上卻看不出一絲驚恐，十足淡然。

「帶皇子去沐浴更衣吧，等等還需上早課。」王爺令下人護送皇子離開，緊接著又提起長劍，冷聲道：「起來，你再陪我練練。」

二王爺貴為皇族，使的是一手正派劍法，但又同時挾著一股蛇鱗之氣。雖有些不倫不類，卻也能和楊蒼這在軍中打滾多年的老將打得有來有回，劍光來去間，兩人唇舌也未曾閒著。

「他死了？」楊蒼刺出一劍，劍勢強勁，毫無保留之意，對王爺說話更是毫不客氣，不帶敬語地道出一句極為突兀的疑問。

「……死了。」二王爺心境略為動搖，顯然知曉他在說誰，但憑藉在朝廷叱吒半生的老練，情緒轉換只在一瞬，動作沒受絲毫影響。步伐一轉，身形掠過楊蒼這一刺，反手斜挑，劍尖劃過楊蒼命門，直向印堂而去。

「他，也死了？」楊蒼不愧於軍神的稱號，手勁一沉，制住二王爺的劍。雙方四目對視，劍與劍的比拚撞擊，亦為野心與野心的相互試探。

「五絕不是叫假的，一個個宛如黑蟲一般。」王爺氣火攻心，若不是那場鬧劇……想著煩悶，反倒逼出更強的氣力，挑飛了楊蒼手中的劍。楊蒼也不是省油的燈，單手便接住了滯空的劍。熊熊烈火在王爺眼中燃燒，兩人片刻無話，純粹意志的交鋒，此刻誰若先開口便落了下風。

然而，楊蒼對於勝負是完全不在意，他真正的目的已然達到，便拱手恭維：「看來王爺身手依舊不凡，微臣甘拜下風。」

縱使楊蒼表現得如此阿諛諂媚，二王爺卻能看出這位「影中天子」的自傲與貪婪。他那自身難以駕馭的野心以及背地裡藐視皇權的所作所為都逃不過王爺的眼。最終，他必將引火自焚。

「收起你那副嘴臉。還有，莫要惦記不屬於你的東西，更不要越俎代庖，滾。」這句話讓楊蒼感受到極強的壓威，面孔一閃而過的是與先前笑面迎人截然不同的神情，他身處廟堂數載，自然理解王爺的恐怖，即便已過全盛之年，他依舊是那位與先帝並肩踏過腥風血雨的二王爺。

待楊蒼告退後，二王爺又一遍遍練起劍法，腦海中理不清千愁萬緒。

當今王朝之亂更勝前朝，局勢的複雜自是一言難盡，亂臣賊子，異鄉流寇，各大宗門不服朝廷，有謀逆之心的人大有人在。而皇帝卻因求仙慕道搞壞了身子，不知還能撐多久，后宮僅誕下一名龍子，且尚未立為太子。自己也感受到逐漸力不從心，此為衰老之先兆。

螫郎異變一事，上官風雅以一劍之力融五絕之精萃，斷了黑暗王朝的湧流後便銷聲匿跡，既沒撈到屍骨，也沒人再尋到過他的身影。

即便二王爺自認不是什麼聖賢，卻也感謝上官風雅這位江湖俠士，畢竟這事蹟可算是值

得讓朝廷表彰。不過失去蹤跡這點在他看來，卻並非好事。消聲匿跡者遠比死人可怕，他們總會在最麻煩的時刻現身，攪擾風雲，是枚難以掌控的棋子。

就像老一輩的江湖人總說的，五絕的時代結束了。他們有了各自的結局，但江湖不會結束，王爺的眼中釘也未被拔除。

卻說當初螯耶異變，山洪之勢不可收拾。上官風雅選擇斷後，讓劍傲蒼穹去向其餘宗門通報，同時也向朝廷稟告。劍傲蒼穹首先找上的便是雲曦迴雁樓樓主凌雲雁。

「這事的內情絕不能讓更多人知曉，尤其是朝廷，不能讓他們知道劍舞紅塵那事，否則必有一大批江湖人遭到清算，連你我也不例外。雲雁有一計，張貼告示『劍舞紅塵，藏邪功，習者折壽』，雖有些怪誕，但荒誕詭譎之事想必江湖人也見怪不怪，此告示必能使習得其中一招半式的劍客慎用，封堵無終劍魔暗藏的王朝之祕。」

凌雲雁深思熟慮後道出了看法，他其實早在富貴山莊一役後，便從許瑞那得知劍舞紅塵之祕辛，而他獨自嚥下這個祕密，直到現今一口氣吐出。原因在於當年「莫廳」走漏風聲一事，讓他耿耿於懷，在找到內鬼之前，他選擇不讓更多人知道，就算未來受到責罰，他也願

一人承擔。

所以當消息上報朝廷時，內容早已被替換成上官風雅力挽狂瀾擋下毒水，杜絕了前朝復辟的可能性。但關於劍舞紅塵一事，眾人卻絕口不提。但事實只有少數幾位江湖人士知道，這事根本尚未解決，劍舞紅塵仍在江湖流傳。就算解決了前朝遺毒，卻無法保證不會再出現新的「毒」，前朝之祕至今仍未解開。這背後始作俑者的「那道孤影」沒有輸——

甚至能說，他贏了，王朝永恆……

回說當年「內鬼」一事，自雲樓接下聖旨掌刑司之權，縱使在雲曦議裡眾人的想像下是多麼美好，現實卻是骨感的。

不提那些本就站在於雲樓對立面、亦正亦邪或放浪形骸的宗門幫會，就連自家人和幾個偏向雲樓的幫會都感到律法嚴苛，民生凋散。

幾位判官也感到窒礙難行，便由三妖之一的臨光老祖請出其師——疾風鏢局總鏢頭夏宸。由他暗中組織「莫廳」代替雲樓對外與朝廷那些迂腐的文武百官周旋，而對內則如其名「莫聽」，寬容之際同時讓百姓盡快熟悉律法，也讓判官修改法令以符合江湖風氣。

雖說很快走漏風聲，朝廷派君使前來問罪，但夏宸底氣很足，光是疾風鏢局每年上繳稅賦就占國庫近五成，足以讓朝廷的冬烘腐儒們先消停一會兒。尤其是流雲飄蹤的葬禮上，直面朝廷使者與之叫板，絲毫不退讓的氣焰，更為江湖人稱道。



就這樣度過最初煎熬的動盪期，緊接的便是雲樓正式執法，雖說過渡上仍有摩擦，但江湖人也都有所收斂，算是給朝廷，也給雲樓一個面子，偶爾幾個不識相的，不是被打入天牢，就是被群起攻之，總之在這事上算是取得了個平衡，而莫廳這個公開的祕密，自然也就沒人在意，順勢沉入暗處。

至於失去總鏢頭的疾風鏢局，則交由二當家神疾風改組「恬逸松居」。名目上是隱居，但是鏢局的事業依舊沒放下，畢竟那可是能與朝廷談判的籌碼呢！

恬逸松居原上官風雅及劍傲蒼穹兩位客卿協助管理，在上官風雅於螫耶失蹤後，只餘劍傲蒼穹歸返，表面上回歸恬淡生活，實則蓄勢待發，蹲守著那股暗潮湧動。

桃花依舊，物是人非，此地雖然一如既往的繁榮，卻已不再是當初的水都苑。

桃花樹下，青衫男子獨自一人喝著酒，臉頰淡紅，看似微醺之貌，一柄隨意放置於青石桌上的無鋒劍，揭示了其主人的身分。此處乃桃鄉之地，飲酒之人正是「邪君」白然君。

與須家一戰後，桃源一脈各分東西，梅霓雖握有桃鄉客棧在水都苑的產業，卻長居芷郁蘭幽谷與秋霜夢焉相伴，鮮少出沒水都苑；雪寒凜選擇拜別白然君，自立散雪閑源，短時間

內飛速竄起，成為江湖一股新興勢力；而凌玥也拜別隱翼，隨雪寒凜離去。桃源一脈雖徒子徒孫眾多，但徒兒的各自發展也不禁令「邪君」稍感落寞。

當然，這不全是他在此處喝酒的理由。

「既然來了，就陪我喝杯酒吧？」白然君隨手朝一棵桃樹拍去，掌勁撼樹，花落人現。

「我可不是來陪你喝酒的。」來人全身以黑衣包裹，未顯現真容，只能從她的聲音辨認出是個女子。

「噢，你怎麼穿成這樣，九……」白然君只覺滑稽，笑了出來。

「我現在是『九大人』。」自稱九大人的黑衣人自行伸手取了一壺置於石桌上的桃花釀，一飲而盡。

「行，九大人。」白然君感嘆道：「啊……真是羨慕你。」

「時候差不多了。」九大人話鋒一轉，催促道。

「等我再說幾句話。」

「反正也沒人聽，你快點。」九大人抱怨著。

相比於九大人的急切，白然君倒是不疾不徐地抿了口桃花釀，才感性道：「首先幫我和昀泉道聲感謝，謝謝你們的照顧，我自認人緣不佳，也沒什麼豐功偉業，但我來過、走過，我就是輝煌的。」

「水都生我養我，今日我亦死於此。」

「對了，別忘了幫我給師父捎個信，就說不孝徒兒先去黃泉路幫她老人家探路，讓她別太傷心……好，可以上路了。」

「……話會幫你帶到。」語畢，黑衣人出手攻擊，直往白然君的命門攻，卻被白然君以墨鐵扇擋之。

九大人不悅地罵說：「你幹嘛，不是要死嗎？」

「我要死，可沒說不還手，你過來啊？」白然君朗聲道，遁入桃花林。

「哼，最後陪你玩一把，浪費我時間。」九大人亦隨之殺了進去，兩人的身影消失在漫天飛舞的落花中。

三月桃花，四月凋，不見桃鄉人，但聞君語聲。

陰寒山嶺間，迴盪著一陣邪笑，笑得人心裡發寒。鴉雀飛、狼鹿竄，森然古宅聳立，陰風邪氣自建築內散出，別說是鳥獸，就連一般人都承受不住。

笑聲的主人——憤不平，與秋霜夢焉一戰中雖大難不死，但經脈寸斷，本就難以駕馭的魔功，更宛如猛獸出柙，肆意撕咬他的肉身，每一刻都得承受劇痛，甚至需要納海量黑蟲入體才能延續殘命。但此刻他是如此的歡愉，那被魔功侵蝕的猙獰面目上，也露出詭異滲人的

笑容。

「哈哈……死得好，好啊！」就算無法離開床榻，憤不平依舊努力撐起自己的身子，企圖坐起身。

「快跟我說說怎麼死的。」憤不平命黑蟲使速報關於白然君的消息。

聽完黑蟲使的回報，憤不平心中的唯一執念霎時消散一空。

「老爺和主人們在天之靈終於能安息了，咳咳咳……」他宛如提線木偶失了線，全身無力而癱倒。

「老爺啊……主人們啊……小的這就前去侍奉你們老人家，哈哈……哈哈……哈……」森冷的笑聲戛然而止，峰巒陰宅復為寂靜。

憤不平雖為外姓，卻被須家視如己出，一生為了取回須家的榮譽，即便自身折壽並受魔功之苦毒也在所不惜，死後須家後人依照前家主須無盡的意思，將憤不平列入祖譜，視為須家中人。

可惜這些憤不平都未能知悉了。

利刃抵著水龍之頸。

月黑風高，密謀夜。位於霧淖的一處客棧，此刻雖是燈火通明，卻不開門營業，裡裡外外一片死寂，只有空氣中飄散的濃重血味訴說著此處的詭祕。

「酒……酒來了。」店小二顫顫巍巍的手將溫好的酒放在桌上。喇！一抹血花在小二的頸部綻放，此為客棧最後一個活人。

東瀛刀狂敵無涯，與皇道軍、項天仇密會於此。

「可惜了，老夫還沒機會跟那把刀對上幾回。」敵無涯讀著一張殘頁，上頭被劃掉的便是那人的鬼頭刀。

「我倒覺得我的金雙鋼更勝一籌，那把刀看來也是平平。」怒馬戰隊匪首皇道軍看著鋼上血跡說道，眼神盡透露出輕視。

敵無涯啜著溫熱的酒，心想自己聽聞的中原事蹟，笑回：「不，你還差得遠呢。」皇道軍冷哼一聲，杯中熱酒一飲而盡，不以為然。

一旁項天仇對這話題不感興趣，只在客棧內來回搜刮翻找值錢器物，隨口提了一句：「老大，要談正事就直說吧，我們可沒太多時間話家常，捕快晨曦之際就會包圍這裡。」

「老夫，要拿下櫻花郎。」前些日子敵無涯雖率兵攻下了雪村，把萬魔殿仍在活動的殘黨肅清一番，隨後撤離讓戶部收拾爛攤子，不過純粹是這名老者一時興起之舉，順帶試探江

湖風聲。

但這次，敵無涯是認真的。

「原因？非那裡不可嗎？」皇道軍再斟了一杯酒。

「那裡，有櫻花。」語畢，空氣突然安靜，他微抬首望向窗外，眸中閃過一絲思鄉之情，但隨即又被那股令人顫寒的殺氣抹去。

儘管這理由聽起來十分兒戲，但其餘二人卻笑不出來，面面相覷，只覺無語。

不久，項天仇表態道：「老大怎麼說，我怎麼幹。」

皇道軍也回道：「想要什麼就去搶，沒毛病。不過我們最近動作這麼頻繁，不會出事嗎？還有為何上回官府在我們轉移後便立即整頓雪村，好像在掩飾我們一般？」

敵無涯咯咯笑，皺紋使他蒼老的面孔宛若鬼面，笑得另外二人面色凝重。

老人一字字細慢的擠出一句：「朝廷內存在著一個傳言，關於龍之血脈的傳言……這便是老夫的籌碼。」

隔日的霧淖，傳出東瀛天武會再次活動的消息。

敵無涯，勢在必得。

莽漢亂法

「許瑞!!!你今天一定要給我一個說法!!!」

公堂上，大漢雙掌奮力拍在案桌上，對著坐在案前的青年怒吼。許瑞揉揉眉心，放下手中的卷宗，滿臉倦容的看向那名漢子：「泰然，這裡是審案的地方，你鬧什麼鬧。」

「你亂抓人，我就是來找你討說法的。放人!!!」泰然眦目欲裂，關節凸出的雙手攥成了一團，用力捶擊桌面。

「你說的是那位井大俠吧，他罪證確鑿該抓。」

「放屁!!!我要你重新審案!!!」再次捶桌，珍貴的紫檀木案桌嘎吱作響，案面也出現裂痕。

「不可能。」許瑞深呼吸一回，堅定回答道。

「重、審!!!」

轟的一聲，案桌垮了……

許瑞低頭看了看散落一地的公文，只冷靜回一字：「不。」
時空凝結於這一瞬。

泰然眼看無法改變許瑞的決定，憤而離去，臨走前摺下一句：「許大判官，你變了。」

「希望你沒忘記你當初的信念。」

許瑞看著離去的泰然，一股揮之不去的倦意油然而生，使他無力地癱坐在椅上……

數日後，一眾判官與樓主於議所內商議此事。

「這疊該怎麼辦？」臨光老祖苦笑地將一疊厚厚的陳情書放在案上。

雨紛飛抱著文件從外頭走進來說道：「可不只那些喔，這裡還有呢。」說完便又放了一疊在案上。

許瑞看了看案桌上的整整兩大疊的陳情書，轉頭問凌雲雁：「樓主，你那還有嗎？」

凌雲雁乾笑道：「沒了，真的沒了。」默默的把手中的陳情書藏到背後。

「樓主，放上來吧。」許瑞冷靜地說道。

不用看也知道，這些都是出自於泰然的手筆。見談判無效，他便夥同一眾追隨他的流浪漢連署陳情，希望能給許瑞施加「些許」壓力，迫使他釋放友人。

望著這幾疊陳情書，眾判官也不知要如何是好，雖說泰然此舉相當無賴，但也是不好忽視。許瑞嘆了口氣，便以熟練的手法整理，並開始詳讀這些燙手山芋。

怎料，許瑞本來沉穩的神情，在翻閱陳情書之後變得愈發煩躁不耐，紙上映滿著人民的不理解跟埋怨，而且全部都是沖著自己而來。那些字詞如同帶刺的藤蔓纏繞著他，不斷詆毀

他的言行，其沉痛不亞於面對著戰場上的血光殺戮，令他冷汗直流。

即便許瑞已從陳情書中抽離，眉頭依舊深鎖。這讓在場判官們皆以擔憂的神情關切著他。

「這事……我會負責。」許瑞冷不防地從座位起身，卸下作為判官身分的官袍、官帽與令牌，放在案桌上，不待眾人反應，就走出了議所，留下錯愕的眾人。

外頭正下著細雨，許瑞消瘦的身影在雨中格外狼狽，不知是被江湖風雨消磨了他的意志，亦或是泰然在公堂上的一席話刺痛他的心靈。

許瑞很想就這麼放了牢犯，但是他心中一直以來把持的那把「尺」不允許……

眾人見許瑞黯然離去的身影，內心彷彿被一種感受給徹底掏空。他們深知雲樓處在風雨飄搖之際，此時許瑞與泰然的矛盾如果更加激化，無疑是將雲樓推向危險之中。

判官的酸楚只有判官懂。這些日子許瑞判過大大小小的案子，大部分的工作量可說是被他一手攬下，雖名代理，卻是最為熟稔案件處理的判官之一，他一走，雲曦迴雁樓的判官們可謂毛羽零落，審案效率勢必會驟降，最終落得朝廷不滿、民怨四起。

凌雲雁貴為樓主，但同屬判官中的一員，見事態已成如此，不免有些躊躇。他看著梁上書寫著「順天恤民」的字畫，心中的情緒難以言喻。

「我會再去勸勸他，今天大家都先去歇息吧。」

輒泊一宅院的門外，青衫佇立金雨樹下，花開葉落，人依舊。昏暗的大廳內，一位僕從惴惴不安地入內通報，男子癱坐在椅上，衣衫邋遢，形容枯槁。此時，唯一的光亮從僕從身後的門縫照進廳內，也照在面色憔悴的男子臉上。

家僕面前的男子即是創立許瑞賭坊的許瑞，在那天離開議所回到自己的宅邸後，不再過問江湖世事，整日渾渾噩噩。但有一件麻煩事，總將他拉回現實。

「告訴他，我不在。」許瑞連眼皮都沒抬，冷淡回道。

「老闆，可是……」僕從著急的語氣彷彿要說什麼重要的事情。許瑞這才不悅地緩緩睜開眼：「說我不在，很難嗎？快去……樓主!!」

眼看凌雲雁已到廳前，許瑞連忙站起身，但是幾日的頹廢，讓他有些踉蹌。而先前通報的僕從戰戰慄慄地站至一旁為兩人泡茶。

「許瑞你莫怪罪他，是我執意硬闖，如有無禮還請見諒。」凌雲雁見許瑞這副萎靡之態，內心有些酸楚，但仍拱手作揖，為自己的失禮道歉，也為僕從的失職開脫。

「樓主……請坐吧。」許瑞自然知道樓主前來所謂何事，但已無法阻止樓主的前來，只好嘆了口氣，邀請凌雲雁就坐。

「別緊張，我今天就是來你這喝茶的。」無言片刻，凌雲雁試圖緩和氣氛道。雖說得一派輕鬆，但雙方都知道，這事對彼此的重要性。



凌雲雁伸手提起桌上的茶壺，自顧自地斟了兩杯茶，一杯推之於許瑞。但對方只是擺手，凌雲雁點首，舉起另一杯茶飲之，了然今日依舊是敗興而歸。

「樓主，你三天兩頭就往我宅邸跑，不可能只為喝上一口茶吧。」許瑞單手撫額，沙啞的嗓音中充滿疲憊。

「明人不說暗語，這代理判官的位子我是不會做下去的，等事情都了結，我就引退。」

「許瑞……」就在凌雲雁欲繼續勸誘之時，許瑞毅然打斷了樓主的話語，起身向樓主行了個禮，「樓主，請您成全。」

看著凌雲雁滿面糾結，許瑞不禁有些無奈。他知道樓主的不容易，但他也不願再回首面對荊棘，不論是黑暗王朝亦或是江湖亂象。他只是一介平凡人，只想過上平靜的生活，不想再站在風口浪尖，成為萬箭靶心。

最讓人走不下去的往往不是路途的遙遠，而是由心而生的疲憊。

雙方皆有各自的理由與立場，無法退讓，就這麼對峙良久，廳內空氣彷彿凝滯，一旁僕從連大氣都不敢喘。

終於，一聲輕嘆劃破寂靜。

「我知道了。」凌雲雁終於鬆口，淡笑中有說不出的苦澀，「這些日子辛苦你了，抱歉。」

許瑞內心鬆了口氣，上前輕拍凌雲雁的肩，臉卻撇至一側，不敢直視凌雲雁的目光。

「樓主，沒事常來這喝茶吧？帶上嫂子一塊。」

「一定。還有，雲樓永遠有你的位子。」凌雲雁點點頭，沉默後給出了回答，話語間仍不放棄慰留對方。即便許瑞辭去代理判官，仍是雲樓的一員，是家人一般的存在，如今家人彼此心懷芥蒂，令凌雲雁感慨萬千。

「唉，如今沒了得力助手，案子堆積如山，我得回去好好打點一下才行。」

聽到凌雲雁自嘲般的笑語，許瑞內心亦是百感交集，糾結地招呼一旁的僕從恭送樓主離開。

「賴忒，送客。」

臨走之前，凌雲雁有意無意地回頭問了一句：「許瑞，你有什麼話，想對其他人說的嗎？」

許瑞愣了愣，想起其他判官夥伴們，逐一叮嚀道：「幫我轉達老祖，讓他老人家別再整天欣賞自己的臉了，再照也不會比現在更帥；雨紛飛，不要再花時間研究香包了，不如花些時間去沐浴更衣……」

許瑞的嗓子不再沙啞頹靡，反而注入了一股活力，語氣如和風細雨，溫柔又行雲流水。

「我是不是該找張紙記著？」凌雲雁看似認真回應，眼底卻盛滿笑意。



「樓主，您也是，多打起精神吧！整日打瞌睡，連陪嫂子的時間都給您睡掉了。」許瑞不留情面地補上一句，讓樓主有些措手不及。

「啊哈哈，我會幫你把話帶到的，保重。」凌雲雁笑得開懷，大手一擺踏出大廳，腳步相當飛快，轉眼間便消失在許瑞的視野內。

望著凌雲雁消失的方向，許瑞嘴角微微上揚。

「保重。」

話說泰然在大開公堂後，並不打算就此作罷，在得到判官明確的回應之前，他持續集結各地人馬，前行軾泊，眼看即是場侵門踏戶的大戲。

「嗯，完美。」

陳情書上又落下一個油膩的掌印，這是泰然與一眾追隨他的流浪漢。

「你們看!!!我可真是個小天才!!!」泰然揮舞他那「圖文並茂」的陳情書向眾人炫耀著，隨後迎來一陣歡呼。唯一沒跟著喝采叫好的，只有坐在一旁任勞任怨的清秀書生，就像一坨污泥上的蓮花，沒有隨之起舞，而他才是當初雲樓議所那些陳情書的代筆者。

「開心什麼啊，那些東西能用嗎？我就不信判官看得懂。」書生邊嘀咕邊振筆疾書，一旁的陳情書愈疊愈高。

書生名叫子清，如今在雲鹿書院就讀，閒來無事就接點文書工作賺些零花錢，沒想到近來竟被他接到一單爛活，錢少得可憐不說，還得被迫聽沒營養的插科打諢，十分後悔為何要接下這活，他現在只有一個想法——好想回家。

「別玩了！趕緊把手印蓋一蓋，我要收工了！」子清眼見進度耽誤，蓋手印的速度還不如他書寫快，不禁秀眉一豎，叫罵著讓這群沒文化的流浪漢消停，趕緊把陳情書簽署好。

「欸？阿驢，今天咋沒帶你的驢來？」一個尖臉流浪漢問，又引來人群一陣亂笑。

「我叫子清！阿驢是我的馬！」子清秀氣的臉漲紅起來，泫然欲泣。實在是忍無可忍，不懂為何這些人總愛拿他的名字說笑！

他氣急敗壞地又罵了幾聲，流浪漢們才嘻嘻哈哈開始做正事。

「許瑞，這次我不會放過你。我一定讓你捲鋪蓋走人。」泰然怪笑幾聲，笑得嘴都歪了，右手一邊漫不經心地摩挲著身旁的包袱。流浪漢們亦是樂成一團，只有一旁的子清，那是相當無語。

軾泊許家宅前的金雨樹下，上百位流浪漢聚集在一塊喧嘩，沒見過如此豪美大宅的漢子們對著石柱指指點點、摘花拔葉不說，還有人直接在樹下就地小解一番，令人作嘔，這些不修邊幅的行徑與樣態，讓畫面雜亂不堪。許瑞對於這群人的動向早有追蹤，與幾位家僕已在

門口恭候多時。雖說雙方火藥味濃厚，卻也沒爆發肢體衝突。

始作俑者泰然大喇喇地從人群中走出，其餘流浪者也很給面子地退至兩旁。泰然一個手勢，遂令眾人安靜，他以宏亮的嗓音率先發話：「許瑞!!!你死活不放人，所以這次我帶了件大禮給你，這是樓主要我親自交給你的，說這能逼你放人，趕緊看看裡頭的東西吧，鐵證如山，我看你這還放不放!!!」

泰然粗魯地將包袱甩向許瑞。同時身後數名邋遢的漢子將那成堆的陳情書一撒，漫天白紙宛若詛咒他人所揮撒的冥紙，光景著實難堪。

一旁家僕氣不過，捋袖揎拳，欲與撒紙的壯漢「理論」一番，卻被許瑞以眼神示意住手。

許瑞接起包袱，不懂泰然葫蘆裡賣的什麼藥。小心翼翼將布巾打開來，定睛一看，不禁嘖嘖笑了出聲，久久不能自己，旁人乃至家僕都不禁汗顏，只有許瑞還在感嘆：「呵哈哈，樓主啊樓主，你這老狐狸。」

原來裡頭裝的根本不是什麼鐵證或樓主的諭令，而是一套判官的官袍、官帽與令牌，正是許瑞當時留於議所的那套。許瑞也非薄情之人，這不僅是身分象徵，更是這些日子他在雲樓奮鬥的點滴。

這的確是一招殺手鐮，不過並非像是泰然會出的計謀，而是凌雲雁。借泰然之手將這包

袱交給許瑞，令他睹物思情，回心轉意，也不違背自己三顧軾泊與許瑞的約定。這套路之深絕非泰然所能想到，縱使他偷窺包袱的內容，也不可能看透樓主的心思。手法雖不算高明，但確實令許瑞改變了主意。

樓主可真是下了一步好棋。

「許瑞你笑屁啊!!!啊到底是要不要放人啦!!!」泰然以為許瑞得了癔病，工作都丟了還笑得如此開懷。「話說你這下是沒工作了吧，看你可憐我是可以勉為其難讓你在我的便當店打工啦，當然，前提是你先把人放了。」

許瑞冷靜下來後，拱手向泰然和身後的流浪漢們行了個禮，說道：「承蒙各位遠道而來的這份『大禮』，不勝感激。實不相瞞，在宅裡的這段時間裡我也沒閒著。諸位寫的陳情書我已拜讀了，確實一些口述內容有與先前線索相悖矛盾的地方。雖說並不是證據確鑿，但依各位耿直的個性，說謊作偽證的概率微乎其微。」

許瑞稍作停頓，撫著那件官袍輕嘆了口氣。這案令他又上了一課，可有些事情已回不去以往的模樣了。

「你拿這份文件去衙門便能釋放井大俠了。」許瑞命賴忒拿來一份文件，還附上一串鑰匙，也不管泰然是否理解他此刻的舉動，繼續說道：「這宅邸就給你吧，算是我對你的補償。」隨後又摸摸下巴，思索片刻，向身旁的家僕補充道：「你們留下來協助泰然管理宅



邸。你來當主事。」

「蛤啊?!啊不我、啊你……啊他……」站在許瑞右側，被選中的家僕頓時感到晴天霹靂、五雷轟頂，彷彿陷入牢獄一般。嘴巴一張一合地想說些什麼，最終又把話吞了回去，垂頭接受現實。

「泰然，勞煩轉告樓主，我很快便會回去。」許瑞這次的回答比先前與樓主的談話更加肯定，神情也堅毅不少，說完便穿過門口的金雨樹林離去，臨走前也未帶上任何行囊與家僕。

這突如其來的轉折是泰然始料未及的，他原本只要許瑞道歉並辭官，然後放人了事。沒想到目的是達到了，但許瑞也直接跑了，而自己還莫名得到一座宅邸，外加一群「俘虜」。

「這啥情況啊，回來啊!!!我可沒說要你宅邸啊??」泰然一邊吼叫，一邊追向已經走遠的許瑞。

「喂，拿回去啦!!!自己跟他說啦!!!」

不論泰然如何叫喊，遠處的離人不再回應他。

後來，沒人知道許瑞究竟去了哪。有人言他成了雲樓的影子判官，亦有人道他雲遊去了，沒人說得準，再無人在江湖上看過他的身影，卻總還有傳聞道一些重大的案子經他的手沉冤昭雪，水落石出。

而泰然在糊裡糊塗地接下軾泊許宅後，曾於門口立下木牌，表明自己希望許瑞能回收宅院。說到底，他率領流浪漢包圍此地是為了給許瑞製造壓力，並無奪宅之意。然而告示在大宅門口樹立了好些時日，終是沒得到任何回應。最後泰然也不得不摒棄這個想法，帶著一幫粗漢子撩起袖子打理起宅院。

「……這樹下咋地有股騷味??」

千金散盡，還復來？

臨湘城內人潮擁擠，群聲喧雜，街道聚集著上百位義憤填膺的民眾。他們身分不一，有長期居住於此的市井小民，也有千里迢迢趕來的江湖人士，他們都為了同一件事而來。

「各位！咱們今日的目標就一個，就是官府開辦的錢莊！那負責管錢的官員，前幾日深夜突然捲款跑路，將咱的辛苦賺來的銀子悉數帶走，今日他們不給出個交代，絕不罷休！」語畢，那領頭的大力敲鑼，叫好聲此起彼落。

受錢莊跑路一事波及的幾位江湖人士也在人群裡觀望，其中便包含賭坊「不夜星河·暢弈坊」的總教孫無道，以及同為賭坊掌事的少女蘊璋。



「這……這可怎麼辦，我存在裡面的百萬兩銀子就這樣沒了，要怎麼回去跟掌櫃交代……遇上這衰事，我看會有不少人去天台集合吧……」孫無道咬著指甲自語道。先前受賭坊掌櫃託付，將賭坊一部分的資產移轉到錢莊安置，不料如今錢莊跑路，賭坊蒙受不小損失，他現在簡直欲哭無淚。

「哎，不過妳又沒有在錢莊存錢，為何比我還傷感？」孫無道轉首望著身旁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蘊蘊。

「嗚嗚嗚，雖然我把錢都放在賭坊的金庫內，但總教你存的這些錢也是我們賭坊的資產……」蘊蘊吸鼻拭淚，打起精神安慰孫無道：「相信官兵一定能追回那些錢的，你不要再哭了啦。」

「到底是誰在哭啊！」孫無道心想。

在人群的最前方，一名老婦在錢莊前，向站在門口正與群眾對峙的官兵下跪，哀求道：「那些都是我這些年來每天辛勤擺攤賣水果才賺來的，就是信任你們官府，才把全部家當都放在錢莊，求求你們一定要把錢找回來啊！」

另一位商販也直指前方，大聲喝道：「昨天收攤時，俺偶然瞅到對街巷弄有幾人鬼鬼祟祟拎著幾大布袋，看著就不像在幹啥好事，他們注意到俺在看，馬上拎著大包另往別處跑了，現在想來肯定是在分贓！俺看哪，這筆錢很快就會流入市面，屆時物價大漲，苦的可是

俺們百姓！」

眾人聽見商販的言論，也開始七嘴八舌地討論：「我聽街口那豬肉販說，他前幾日看到搶匪衝出錢莊，不知道搶了幾袋銀子哩！」

「我醫館還接到了傷患，據說是在錢莊附近遇刺的，身上的錢財全被劫了，我還幫他縫了好幾針呢！」

「哎！咱也有看到，那人好像還是位正道俠士，那啥門啥派來著？名字文縐縐的，叫啥雲曦……雲迴……」

「雲曦迴雁樓！」

「對！就這個名兒！那天人被抬進醫館之後啊，好多武林大能開始在道上找兇手呢，火急得很！」

「要我說那人也是招搖，不只穿著那錦衣長衫，幾十貫還跟掛豬肉似的全掛身上，就恨不得別人知道他有钱，這不，被當肥羊一起宰囉。」

「哎呦喂呀！現在的人還真是……」

「後退！官爺要出來了！」官兵朝群眾的方向推進，護送新任的負責人從錢莊內走出，面對群眾的質疑聲浪。

「關於本次的捲款之事，官府已調派人員追查，據本官了解，存款名冊並未被一同帶

走，近日必定找回銀子，保障民眾的權益，請各位鄉親莫要緊張。」

「另外朝廷戶部已派本官整頓錢莊事務，存款業務也已於今日重啟，官府定會致力安定民生經濟，維持社會治安……」

咻！

話音未落，一枝羽箭飛快掠過人群，插入官員眉心。官員瞪大著眼珠轟然倒地，似是不敢置信有人竟如此目無王法，當眾刺殺朝廷要員，死狀可謂相當淒慘。

「誰！快追！」在旁的官兵見長官遇害，立即朝羽箭射出的方向追去，無奈那射箭之人遠於千里之外，官兵自然是無跡可尋，連犯人的影子都沒追著。手無縛雞之力的百姓更是驚叫連連，紛紛雜沓推擠作鳥獸散，原先嘈雜的抗議局面瞬時更加混亂。

此時一道混在人群中的身影，以迅捷之勢找上人群中的江湖人士，將手中密函遞出後便消失無蹤。待眾人回過神時，手裡已握著一封信函。

封面龍飛鳳舞地寫著三個大字——

「投名狀」。